事實類苑/卷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四十二　曠達隱逸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曠達隱逸（二）

孫明復

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，枯槁憔悴，髮鬢皓白。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，為春秋學者，未有過之者也。故相李文定公守兗，就見之，嘆曰：“先生年五十，一室獨居，誰事左右？不幸風雨飲食生疾，奈何？吾弟之女甚賢，可以奉先生箕箒。”先生固辭，文定曰：“吾女不妻先生，不過一官人妻；先生德高天下，幸婿李氏，榮貴莫大於此。”先生曰：“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，而固以嫁山谷衰老，藜藿不充之人，相國之賢，古無有也。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。”遂娶之。其女亦甘淡薄，事先生盡妻道，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。見澠水燕談。

蘇澄隱

太祖征太原還，至真定，幸龍興觀，道士蘇澄隱迎鑾駕，霜髮星冠，年九十許，氣貌翹竦。上因延問甚久，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、華山陳摶，結遊於關洛，嘗過從麐皮處士。上問曰：“得何術？”對曰：“臣得長嘯引和之法。”遂令長嘯，清入杳冥，移時

不絕，上嘿久，低迷寢，殆食頃，方欠伸，其聲略不中斷。上大奇之，因問養生之要，隱對曰：“帝王養生異於是，老子曰：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欲而民自正。無為無欲，凝神太和。」唐堯所以享國永圖，得此道也。”遂賜號頤素先生。

李集賢

李集賢達中，恬退喜道，處搢紳有逍遙之風。善翰札，行筆有工，至於草隸分篆，俱絕其妙，人得之則寶焉。為詩清淡閑暇，如其人也。有杭州望湖樓詩：“小艇閑撐處，湘天景亦微。春波無限綠，白鳥自由飛。落日孤汀遠，輕煙古寺稀。時攜一壺酒，戀到晚涼歸。”西湖詩有“漲煙春氣重，貯月夜痕深”之句，皆類於此。晚喜洛中景物，求留司園池亭樹，瀟洒自如。每喜誦楞嚴中四句云：“將聞持佛，佛何不自聞？聞聞復翳，根除塵消覺圓淨。”凡起居皆詠之，後被詔，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，時號稱職。

朱侍郎

朱昂，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，逾年方允，止令謝於殿門外。後詔賜坐，時方劇暑，恩旨寵留，詔秋涼進程。時吳淑贈行詩有“漢殿夜涼初閣筆，渚宮秋晚得懸車”之句，尤為中的。錫燕玉津園，中人傳詔，令各賦詩為送，若李承旨維有“清朝納祿猶強健，白首還家正太平”。陳文惠公堯佐“部吏百函通爵里，送兵千騎過荊門”之句，四十八篇，皆警絕一體，朝論榮之。弟協亦同隱，皆享眉壽，家林相接，謂之渚宮二疎。荊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為東西致仕坊，八十二薨，門人請謚正裕先生。

王昭素

王昭素，酸棗縣人，學古純直，行高於世。市物隨所索償其直，賣者反曰：“適所索，實非本價。”昭素謂之曰：“汝但受之，免陷汝於妄語咎。”自爾，人無敢紿者。相告曰：“王先生市物，不可虛索。”一夕，盜者穿窬將入，以橫木滿室，不通其穴。昭素覺之，盡室之物，潛擲于外，謂偷兒曰：“速去，恐有捕者。”盜慚，委物而遁，幾盜即息。李穆昔師之，逮為學士，薦於太宗，召至便殿，年七十，顏如渥丹，目若盪漆，鰥居絕慾，四十歲家無女侍。上賜坐，講乾卦，至“九五，飛龍在天”，起整稽顙，改容而說。上問曰：“何故？”昭素奏曰：“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。”引諭該證，微含箴補，上側聽喜沃。講罷，留茗果讌語，賜國子博士，致仕。留禁中月餘，詢治世養生之術，昭素曰：“治世莫若安民，養身無非寡慾，此外無它。”上愛之，書于屏几。享

壽八十九。

王元澤

壬子歲，王雱元澤記會稽，關杞刻之，以廣其傳，庶乎世之聞見者，有所警焉。戊午歲，元澤病中，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。對榻一片屏，大書曰：“宋故王先生墓誌，名雱，字元澤。登第於治平四年，釋褐授星子尉。起身事熙寧天子，才六年，拜天章閣待制，以病廢于家。”後尚有數十言，掛衣於屏角覆之，不能盡見，此亦得謂之達歟？

郭延卿

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，而文雅樂善，出天性。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，時通判謝絳、掌書記尹洙、留府推官歐陽脩，皆一時文士，游宴吟詠，未嘗不同。洛下多水竹奇花，凡園囿之勝，無不到者。有郭延卿者，居水南，少與張文定公、呂文穆公遊，累舉不第，以文行稱於鄉閭。張呂相繼作相，更薦之，得職官，然延卿亦未嘗出仕，葺園亭藝花，足迹不及城市，至是年八十餘矣。一日，文僖率僚屬往遊，去其居一里外，即屏騎從，腰輿張蓋而訪之，不告以名氏。洛下士族多，過客眾，延卿未始出，蓋莫知其何人也。但欣然相接，道服對談而已。數公疎爽闓明，天下之選，延卿笑曰：“陋居罕有過從，而平日所接之人，亦無若數君者。老夫甚愜，願少留，對花小酌也。”於是以陶樽果蔌而進，文僖愛其野逸，為引滿不辭。既而吏報申牌，府史牙兵列庭中，延卿徐曰：“公等何官？而從吏之多也。”尹洙指而告曰，“留守相公也。”延卿笑曰：“不圖相國肯顧野人。”遂相與大笑，又曰：“尚能飲否？”文僖欣然從之，又數盃。延客之禮數盃盤，無少加於前，而談笑自若。日入辭去，延卿送之門，顧曰：“老病不能造謝，希勿訝也。”文僖登車，茫然自失。翌日語僚屬曰：“此真隱者也，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？”歎息累日不止。

馮樞密

馮樞密京，熙寧初，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。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，馮雅相好，因書託于王平甫，曰：“并門歌舞妙麗，吾閉目不窺，但日與和甫談禪耳。”平甫答曰：“所謂禪者，直恐明公未達也。蓋閉目不窺，已是一重公案。”馮深伏其言。見東軒筆錄。

王荊公

王荊公再罷政，以使相判金陵，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，懇請賜允，改左僕射。未幾，又求宮觀，累表得會靈觀使。築第於白門外七里，去蔣山亦七里，平日乘一驢，從數僮，遊諸山寺。欲入城，則乘小舫，泛潮溝以行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。所居之地，四無人家，其宅但庇風雨，又不設垣牆，望之若逆旅之舍。有勸築垣，輒不答。元豐末，荊公被疾，奏捨此宅為寺，有旨賜名“報寧”。既而荊公疾愈，稅城中屋以居，竟不復造宅。見東軒筆錄。

韓丕薦三處士

韓丕少遊學嵩山間，性質朴刻勵，著名於時，作感秋詩三十篇，人多傳誦。後為翰林學士，太宗召問當時輩流，頗有遺逸否？以萬適、楊朴、田誥為對，上悉令召之。而誥詔下乃卒。朴至，召對，自言不願仕進，賜束帛遣還，與一子出身。適最後至，閤門拒之，不得見，居京城半年，僅至寒餓。丕又出翰林，因表言其事，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，命下數日卒。朴善歌詩，每乘牛往來郭店，自稱東里遺民。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，苦思為歌詩，數年得百餘篇而出。誥，歷城人，好著述，聚徒數百人，頗有進士舉顯達稱其師，名聞於朝中。宋維翰、許衮皆其弟子，誥所著書百餘篇，世亦傳之，大率迂闊。每注思，必匿深草中，絕不聞人聲，俄自草中躍而出，則一篇成矣。

楊文公

公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，楊公謫汝州，公適當軸，每音問不及他事，唯談論真諦而已。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：“山栗一秤，聊表寸信。”蓋汝唯產栗，而億與王公忘形，以一秤栗遺之，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。

張宗晦

慶曆中，張宗晦以祕監致仕，居洛陽。一日，謁留守，其子唐言：“賀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，明皇賜以鑑湖。今洛中嵩少佳景，雖非朝廷所賜，大人可衣羽服，優游其間，何必學造請。”宗晦曰：“吾作白頭老監，枕書而眠，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？”時以為名言。宗晦，英公齊賢子。見澠水燕談。

杜五郎

潁昌陽翟縣，有一杜生者，不知其名，邑人但謂之杜五郎。所居去縣三十餘里，唯有屋兩間，其一間自居，一間子居之。室之前有空地丈餘，即是籬門，杜生不出籬門，凡三十年矣。黎陽縣尉孫軫曾往訪之，見其人頗瀟洒，自陳村民無所能，何為見訪？孫問其不出門之因，其人笑曰，以告者之過也。指門外一桑曰：“十五年前，亦曾到此桑下納涼，何謂不出門也？但無用於時，無求於人，偶自不出爾。何足尚哉！”問其所以為生，曰：“昔時居邑之南，有田五十畝，與兄同耕。後兄之子娶婦，度所耕不足贍，乃以田與兄，携妻子至此。偶有鄉人借此屋，遂居之，惟與人擇日，又賣一藥，以具饘粥，亦有時不繼。後子能耕，鄉人見憐，與田三十畝，令子耕之，尚有餘力，又為人傭耕，自此食足。鄉人貧以醫卜自給者甚多，自食既足，不當更兼鄉人之利，自爾擇日賣藥，一切不為。”又問，常日何所為，曰：“端坐耳，無可為也。”問頗觀書否，曰：“二十年前，亦曾觀書。”問觀何書，曰：“曾有人惠一書冊，無題號，其間多說淨名經，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。當時極愛其議論，今亦忘之，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。”氣韻閑曠，言詞精簡，有道之士也。盛寒，但布袍草履，室中枵然一榻而已。問其子之為人，曰：“村童也，然質性甚淳，未嘗妄言，未嘗嬉遊。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，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，徑往徑還，未嘗傍遊一步也。”予時方有軍事，至夜半未臥，疲甚，與官屬閑話，軫遂及此，不覺蕭然，頓忘煩勞。見筆談。

种放

景德中，种放賜告覲還嵩山，真宗致酒資政殿餞放，侍臣當直者四人預焉。時所司不宿具，皆相顧不敢坐，上乃親定位次。翰林學士晁迥西向，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，知制誥朱巽南次迥，待制戚綸次欽若，放北面對上，特示客禮。酒半，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，放和，侍臣皆賦。士大夫榮之。

二

种放明逸，少舉進士不第，希夷先生謂之曰：“此去逢豹則止，他日當自出於眾人。”初莫諭其意，後放隱終南山豹林谷。真宗召見，寵遇非常，拜工部侍郎，皆符其言。

三

种放別業在終南山，放學行高古，後生從之學者甚眾。性頗嗜酒，躬耕種秫以自釀，所居有林泉之勝，殊為幽絕。真宗聞之，遣中使携畫工圖之，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，上嘆賞之。其後甘棠魏野，居有幽致，帝亦遣人圖之，故野詩云：“ 幽居帝畫看。 ”

四

初种隱君少時，與弟汶往拜陳希夷摶，陳宿戒廚僕，來日有二客，一客膳於廊。才旦，果至，惟邀放升堂，殷懃睥睨，以一絕贈之，曰：“ 鑑中有客白髭多，鑑外先生識也麼？只少六年年六十，此生陰德莫蹉跎。 ”种都不之曉，但屈指以三語授之，曰：“ 子貴帝友，而無科名，晚為權貴所陷。 ”种又乞素履之術，陳曰：“ 子若寡慾，可滿其數。 ”种因而不娶不媵，壽六十一。

五

种放字明逸，河南洛陽人，父故吏部令史，滿，調補長安簿，卒官。放七歲能屬文，既長，父勗令赴舉，放辭以業未成，不可妄動。父卒，兄數人皆從賦，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，結草茅為廬，以講習為業，後生多從之學問，得其束脩以自給。著書十卷，人多傳寫之，工為歌詩，亦播人口。宋維翰為陝西轉運使，表薦之，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，遣赴闕，量其才收用。放詣府受金，治行。素與張賀善，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，居京兆。放詣賀謀其事，賀曰：“ 君今赴召，不過得一簿尉耳。不如稱疾，俟再召而往，當得好官。 ”放然之，即託賀為奏草，稱疾。太宗曰：“ 此山野之人，亦安用之？ ”令本府歲時存問，不復召。其母甚賢，聞有朝命，恚曰：“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。身既隱矣，何用文為？果為人知，而不得安處，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。 ”放既辭疾，母悉取其筆硯焚之，與放轉詣窮僻，人迹罕至。後母卒，無以葬，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、宋湜。若水、湜同上言，以為先朝嘗加召命，今貧不能葬其母，欲以私覿，是掠朝廷之美。詔京兆府賜錢三萬、帛三十疋、粟三十石。咸平末，張齊賢知京兆府，表薦，召為左司諫，直昭文館，賜五品服。楊文公談苑。

六

真宗初，詔种隱君放至闕，以敷對稱旨。日既高，中人送中書膳，諸相皆盛服俟其來，种隱君幅巾韋布長揖而已。楊大年聞之頗不平，以詩嘲曰：“ 不把一言裨萬乘，秪叉雙手揖三公。 ”上聞之，獨詔楊曰：“ 知卿有詩戲种某。 ”楊汗浹股慄，不敢匿避。上曰：

“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？”出一皂囊，內有十軸，乃放所奏之書。其書曰十議，所謂議道、議德、議仁、議義、議兵、議刑、議政、議賦、議安、議危。石守道聖政錄有之。俾大年觀之。從容奏曰：“臣當別日負荊謝之。”見湘山野錄。

石曼卿

石曼卿，磊落奇才，知名當世，氣貌雄偉，飲酒過人。有劉潛者，亦志義之士也。常與曼卿為酒敵，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，遂往造焉。對飲終日，不交一言。王氏怪其所飲過多，非常人之量，以為異人，稍獻肴果，益取好酒奉之甚謹。二人飲啗自若，傲然不顧，至夕殊無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，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。久之，乃知劉、石也。見廬陵歸田錄。

二

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：“舘俸清薄，不得痛飲，且僚友攫之殆遍，奈何？”演曰：“非久，引一酒主人奉謁，不可不見。”不數日，引一納粟牛監簿者，高貲好義，宅在朱家曲，為薪炭市評，別第在繁臺寺西，房緡日數十千。長謂演曰：“某雖薄有貲產，而身迹塵賤，難近清貴。慕師交游盡舘殿名士，或游奉有闕，無悋示及。”演因是携之謁曼卿，便令致宮醪十擔為贄，列醞於庭，演為傳刺。曼卿愕然問曰：“何人？”演曰：“前所謂酒主人者。”不得已，因延之，乃問甲第何許？生曰：“一別舍介繁臺之側。”其生粗，亦詳雅。曼卿閑語演曰：“繁臺寺閣，虛爽可愛，久不一登。”其生離席曰：“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，乞預寵諭，下處正與閣對，容具家蔬，在閣迎候。”石因諾之。一日休沐，約演同登，演預戒生，生如期果陳具于閣，器皿餚核冠於都下。石、演高歌褫帶，飲至落景。曼卿醉喜曰：“此游可紀。”以盆清墨，濡巨筆以題云：“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。”其生拜叩曰：“塵賤之人，幸獲陪侍，乞掛一名，以光賤迹。”石雖大醉，猶握筆沈慮，無其策以拒之，遂目演。演醉舞，佯聲諷之，曰：“大武生捧硯，用事可也。”竟不免題云：“牛某捧硯。”永叔後以詩戲曰：“捧硯得全牛。”見湘山野錄。

三

石曼卿居蔡河下曲，鄰有一豪家，日聞歌樂之聲。其家僮僕數十人，常往來曼卿之門，曼卿呼一僕，問豪為何人，對曰：“姓李氏，主人方二十歲，並無昆弟，家妾曳羅綺者

數十人。”曼卿求欲見之，其人曰：“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也，他人必不可見。然喜飲酒，屢言聞學士能飲酒，意亦似欲相見，待試問之。”一日，果使人延曼卿，曼卿即衫帽往見之，坐于堂上，久之方出。主人者，頭巾繫勒帛，都不具衣冠，見曼卿，全不知拱揖之禮。引曼卿入一別館，供帳赫然。坐良久，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，槃中紅牙牌十餘，其一槃是酒，凡十餘品，令曼卿擇一牌，其一槃肴饌，各令擇五品。既而二鬟去，有羣妓十餘人，各執肴果樂器，粧服人品，皆艷麗粲然。一妓酌酒以進，酒罷樂作，羣妓執果肴者，萃立其前。食罷，則分列其左右，京師人謂之軟盤。酒五行，羣妓皆退，主人者亦翩然而入，略不揖客。曼卿獨步而出。曼卿言豪者之狀，懵然愚騃，殆不分菽粟，而奉養如此，此極可怪也。他日試使人通鄭重，則閉門不納，亦無應門者。問其近鄰云：“其人未嘗與人往還，雖鄰家亦不識面。”古人謂之錢癡，信有之。

張乖崖

張乖崖少時，任俠擊劍，心險六合，將遺世仙去。始與逸人傅霖者同學，霖隱不仕。公中第日光顯，散遣親密四方求霖同學者，三十年不可得。嘗作憶霖詩：“寄語巢由莫相笑，此生終不羨輕肥。”晚歲罷成都，轉寄守宛丘，詬訟簡稀。一日臥鈴閣，有被褐騎蹇驢，氣貌高勝者，叩門大呼曰：“尚書！青州傅霖來。”閽吏異之，走白，公聞驚且喜，倒屣出迎。召吏責曰：“傅先生，天下賢士，乃守尚不得友，汝何人？敢姓名乎？”霖即從容笑曰：“別子一世，尚爾童心，是豈知世間有我耶？”公道舊，且問何昔隱今出。霖曰：“子將去矣，來報子爾。”曰：“詠亦自知之。”霖曰：“知，復何言。”翌日而去，後一月，公薨于鎮云。乖崖事蹟滿世，咸謂公弄九霞，酌天醴，出入清都者久矣。及得傅霖事，然後知其為真仙無疑。余謂若子房於黃石公，武侯於龐德公，李藥師於鬚客，顏魯公於張志和，李太白於賀知章，少陵於司馬子微。文章跨古今，功業蓋後世者，未嘗不遇寰宇外士，摩發激厲，而後光華烜赫，名動千古者，又豈特乖崖而已？世不尚師友，而聞道者鮮矣。西清詩話。

邢惇

邢惇，雍丘人，以學術稱於鄉曲，家居不仕。真宗末，以布衣召對，問以治道，惇不對。上問其故，惇曰：“陛下東封西祀，皆已畢矣，臣復何言？”上悅，除試四門助教，遣歸。惇衣服居處，一如平日，鄉人不覺其有官也。既卒，人乃見其勅，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。涑水紀聞。

張俞

康定間，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，由是朝廷知其名。然不喜仕宦，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。時樞密使田况守成都，日與詩曰：“深慙蜀太守，不及採芝人。”又謂僚佐言曰：“斯人，用之便作正言司諫，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耳。”有文三十卷行於世。見雲齋新說。